



平凡的幸福

沈一强 摄

最近读蒋勋先生的《从巴黎到池上乡村,我找到了平衡》,这是先生在历尽繁华后回归平凡的一点体悟。

先生说:“池上的农民,是我真正的老师。”

我知道,蒋勋先生年轻时候,也时髦过,他背着背包四方游走,去了世界上许多地方。他走过风华,走过空寂;看遍美景,也看过荣枯。通过不懈努力,成为台湾著名的艺术大家。

然而,在一次重病之后,他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原来真正的伟大是平凡做人,真正的幸福在平凡之中。

蒋勋先生离开了繁华的都市,来到了池上乡村。在大自然中,他觉得整个人放松了,嗅到稻子在抽穗时散发的微微香味,上面有一点红色,仿佛真的有一个生命在里面。他说:“我能够理解为什么有的人什么都

不想要,只想过一种简单的生活,在云中,在松下,在尘嚣外,靠着月光、芋头过活。除了山之外,他们所需不多,一些泥土,几把茅草,一块瓜田,数株茶树,一篱菊花,风雨晦冥之时的片刻小憩。”

幸福,往往就隐藏在简单的生活中。作家林清玄的幸福是两瓶汽水。小时候,他看到邻家一个小孩,在一连喝了两瓶汽水后,蹲在土墙边打嗝,脸上充满了幸福感。

诗人海子的幸福很具体:“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人生短短几十年,每个人都会尝到生活的甜酸苦辣。然而,不论世事如何变幻,不为外物所困扰,守得一颗淡然之心,是过好这一生的秘诀。

杨新元

躺在匾里看星星

1975年的夏夜,晒谷场的石板还残留着白日余温,各家各户陆续搬出竹床、草席,还有那圆乎乎的匾。父亲把竹匾倒扣在地上轻轻一旋,再铺上干净的粗布单,就成了我们兄妹三人专属的“观星台”。

我和弟弟抢着往匾中间挤,小妹怕痒咯咯笑着缩在边缘。父亲躺下来时,竹匾发出“吱呀”的呻吟,他指着东边天际:“看,扁担星出来了。”

顺着他指的方向,三颗明亮的星连成一线,在墨蓝的天幕上格外醒目。“为啥叫扁担星呀?”我歪着头,发丝黏在汗津津的脸颊上。父亲伸手轻轻拨开我的头发:“老一辈人说,这是牛郎挑着一双儿女在追织女呢。两边的星星是箩筐里的娃娃,中间那颗最亮的,就是累得

直不起腰的牛郎。”

“爸,人星又在哪呢?”我翻了个身,竹匾跟着轻轻摇晃。父亲沉默片刻,抬手指向东南方:“人星啊,得用心看。你瞧那几颗星,像不像三个人并肩站着?最亮的那颗是大人,旁边两颗暗些的是孩子。老一辈说,这是一家人在天上团圆,保佑地上的亲人平平安安。”

不知什么时候,隔壁的竹床传来轻轻的鼾声。我望着满天繁星,忽然觉得那些遥远的光点不再冰冷。它们是牛郎的扁担,是游子的明灯,是天上的亲人。这是1975年的夏夜,没有空调的凉风,没有电扇的嗡鸣,却有满天星辰讲述着古老的故事,有家人的体温温暖着彼此的梦。

沈明仙



浙江老年报“诗文·浙里养俱乐部”是艺术交流的天地,书友、画友们在这里展示作品,互相欣赏和点评,结交志趣相投的朋友。

扫描二维码,加管理员为好友后,发送“诗文”两字,视为您授权本社可以免费使用您投稿的所有作品。

原创作品一经录用,将获相应积分,今后本社通知时,可兑换俱乐部福利,福利内容由本社决定。



忆童年

椿萱育子有良方,
稚岁无忧趣里忙。
总角衔禾逗雏鸭,
束装负筐牧斜阳。
也曾樵树穿山径,
更向墨绳栖栋梁。
巧手灵心光砺淬,
笑谈几辈少年郎。

山水

樟下闻新蝉

绿荫深处骤闻声,
碎影摇风晚照明。
市井惯听嘈杂调,
偏逢玉振第一鸣。

寅安

月湖沙洲

黛山弄影入清池,
夕照沙洲归鹭迟。
最是八月十五景,
芦叶荻花月下词。

张宏念

阳光照进麦田

滚烫的阳光
钻过几片云的空隙
照进成熟的麦田
炸起的麦芒,饱涨的麦粒
微笑着和阳光握手

南风吹过它们
把闪耀的阳光
压在一层层的金浪下

它们知道自己来自哪里
要到哪里去
阳光照进麦田
把丰收的喜悦写满庄稼地

单永斌

那年那月

那年那月
林间弥漫的轻纱
将我的双眼蒙上
金鸡唤醒了晨光
犁牛背负着夕阳
茁壮是土壤肥沃的力量

那年那月
晨曦中梳洗的姑娘
把昏暗的窗花点亮
蚕茧闪烁着银光
笑声飞出了晒场
在菱藕丰饶的塘漾
飘来收获的欢畅

那年那月
桑麻环绕的村庄
有我深情依恋的希望
星光下翻滚稻浪
脚步踏过了风霜
祖祖辈辈耕耘的家园
凝聚着多少人的向往

刘纪先



邱荣奎 摄